

天皇皇帝系列之一

皇天精魄

吳國易

花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一、千佛壁下春意闹……………(1)
- 二、雌风惊使……………(22)
- 三、义救狄仁杰……………(42)
- 四、行义者的沮丧与惆怅……………(60)
- 五、寂寞而诡谲的境界……………(77)
- 六、罗漫山脉的震荡与
东宫的秘情……………(96)
- 七、天使与恶魔……………(114)
- 八、奇遇在人鬼境界……………(138)
- 九、波谲云诡……………(157)
- 十、大波轩然……………(177)
- 十一、惨剧，弄演于喜庆乐声中…(199)
- 十二、日月失色的贞观十七年…(221)
- 十三、腥风血雨定东宫……………(248)
- 十四、令人惊悚的浩荡天恩……………(269)
- 十五、日出处雨血风腥……………(288)
- 十六、公元六四四年
泱泱大国
弹丸小邦……………(309)

十七、极盛 初兴.....	(326)
十八、公元六四五年	
大唐贞观十九年	
倭国大化元年.....	(349)
十九、冬祭萌春情.....	(373)
二十、万代悲歌翠微宫.....	(399)

一、千佛壁下春意闹

又一度春风，漫过阴平，拂绿了大剑山脉。

大剑山脉向北延伸，跨入山南西道，其势如苍龙逆波戏浪，竟成叠嶂；而伸入山南西道南陲重镇、自古有“入蜀门户”之誉的利州的一段，不仅盘纡崢郁，更兼苍松古柏遍布峰巅崖壁，隔着波翻涛吼的嘉陵江望去，这段山岭活似一条巨大乌龙，拍浪腾跃向北！正因这奇山秀水，人们称城北之山为乌龙山；指江为潭，唤着江潭。

大唐贞观十二年，浓春季节。

当此浓春之际，离利州城北约一里之遥的山水交融处，簇簇牡丹争相怒放于一座巍峨府第近旁。这些原本深藏在东都洛阳宫禁中的国色天香，乍然出现在远离京都达数千余里的利州天壤间，不仅将那原已有些消沉的府院衬出无限生机，而且大有掩尽这奇山秀水一应春色之势。

正因如此，不少初来利州、踏青游春之

人，总欲驱车纵缰，就近观赏那满院奇葩。而这时，当地士民就会悄声劝阻：“那是武都督的国公府宅，岂容人临近赏花么！”

被劝告者一听“武都督”“国公府”，只好怅然停车驻马……

士民们所说的武都督，名士彥，别名一个信字。原本并州文水人氏，因其追随当今皇帝李世民灭隋兴唐，功勋卓著，建立大唐王朝后，不仅为高祖李渊所倚重，而且又被当今皇帝授爵为应国公，故利州士民称其府第为“国公府”。

武府牡丹，是三年前的贞观九年，由皇帝李世民下敕，钦差英国公李世勣带领花工十人，从东都运往利州，赏赐给武士彥的。

世勣，天子重臣；牡丹，御苑奇珍。重臣送奇珍于利州，表明天子体恤开国元戎的一片心意。当年武士彥正度过五十九个春秋，迈入花甲之年。而他的半生年华，都耗费在李唐王朝的开创及奠定的血雨腥风之中了。远的不说，就说李唐王朝定鼎长安之后，无论是西京长安，还是东都洛阳，都并无应国公的府院宅第：早在高祖李渊武德年间，他便奉敕镇守淮南要埠，为扬州都督。不久，即携眷属改任利州都督，直至今上李世民登基六年之后的贞观六年，李世民废都督之称，召还应国公时，应国公已卧病榻上，不能胜任鞍马劳顿了。至贞观九年，竟至血痢不止。当时也正患血痢的当今皇帝，闻此奏报后，同病相怜，更念其戎马驰驱之劳，故特敕英国公亲护名花赏赐、探望。武士彥感激涕零，在杨氏夫人的搀扶下，对花跪拜，泣谢天子隆恩。就在李世勣回京缴旨途中，应国公的丧报，也由急驿传回京师了。

从那以后，八尺铭旌，便凄然悬起在都督府院的门楣处。一晃三年过去了，钦赐名花也在花工们的细心侍弄中，开出了第一批七彩鲜花，似在祝贺三载服丧期满，国公魂灵得升仙境；又似以其非常颜色，一掩三年来国公府宅的戚容。

随着服丧期满，国公府三道院门外，也日日起着变化。老总

管武山，在领人撤下铭旌后，今天一早又领着仆人剪去分列于朱门左右的、十二门戟上的麻纓，换上红亮耀目的朱纓，并重新系上饰有虎头图案的软缎彩幡。一张张七彩锦帐，也张设于朱漆大柱间。门前的簇新装饰，和初绽的御赐奇花一道，给武府抹上了一层喜庆之色。

但是，老总管武山却面呈忧虑之色。

说也凑巧，当家主三载服丧期满之时，也正逢家主母杨氏六十大寿大庆之期。按说，武氏门中正好借此一洗愁容，阖府大乐一番。但世事并不都遂人愿，原因就在杨氏夫人和两位少主人——武元庆、武元爽兄弟——间，隔阂不浅。

原来杨氏夫人并非应国公原配夫人。

武士彠原配夫人复姓“相里”，这元庆元爽兄弟，便是相里氏所生。那时武士彠只是太原府一位贩卖木材的富商。待到武士彠弃商从戎，立下兴唐大功时，元庆元爽业已成童，而相里夫人却一病而逝。武士彠经人撮合，娶了隋朝显宦杨达之女为妻，这就是眼下的应国公遗孀杨氏夫人。

杨氏虽为显宦千金，但因隋末战乱，一直待字闺中，错过了豆蔻年华，到嫁到武门时，已是而立之年的老大闺女了。但杨氏夫人是一位善于修饰的女子，当应国公以微妙的心情揭去只比自己小三岁的媳妇盖头时，他真不敢相信面前这位粉腮皓齿的娇娃，是三十许的老姑娘！半生戎马，终成达贵，复得娇妻。武士彠在燕尔新婚中，把平素视为心尖肉的大儿次子也疏淡了。甫失母爱，又失慈父的武氏兄弟，竟号哭着逃向外祖父家中。

父子这一分离，直到三年前武士彠病情垂危，兄弟两人才来到利州。分别时两个童儿，重逢时已青髭满颊，同时还分别又带来武氏门中两个儿孙：一个叫武三思，为元庆之子，一个叫武承嗣，是元爽之子。

父子、爷孙相见之时，利州武府中，又有了三个武氏千金，

长名云妮，次名天妮，幼名惜虹，皆为杨氏夫人所生。云妮早已嫁给越王府户曹贺兰越石为妻，府中称为“贺兰夫人”。

这样的大团圆并无欢慰可言。更不用说老主人血痢不止，已是苟延残喘之际了。

不久老国公去世。在入葬之后，依制身穿麻布“斩衰”孝服的元庆元爽兄弟，住进了修造于武士菴旁的“服舍”里，守丧三年。

如果说，武氏家族表面的和睦，曾由老国公一息尚存而支撑的话，那么老国公一死，这表面的和睦也就难乎为继了。按制，守丧的武氏兄弟，仍应每十日回府对杨氏作“旬省”，即每十日回府对老夫人请安致意一次。但武氏兄弟不仅从未作过“旬省”，连虚与委蛇的托辞也没有一句！这等于向阖府宣告作为武氏继承人的元庆元爽，根本不承认武家还有老一代主母在堂！这对于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杨氏夫人，有着不可言喻的威慑之力！从安葬夫君第一旬的第一日起，时时屈指计算的老夫人，等来了第一个十日“旬省”之晨。但她惶然骇然地空等了这一“晨”，接着又更加惶然骇然地等到昏，那是一个何其愁惨凄惶的“昏”！连服丧期中也不忘修饰的老夫人，第一次任凭泪水冲污了颊上脂粉，洗去了眉间黛色。

被主母反常举止吓得慌了神的武山，忙去服舍跪求两位郎君，为武氏门楣计，且回府虚应故事。但大郎君却以“我家主母早已去世，何来主母当往旬省”的愤激回答，把老总管打发了事。

正当武山不知所措、步履蹒跚地返回府中时，却作怪！老夫人竟已安然入睡了。老仆人一边暗中称奇，一边却总想明白府中出了何等样人，能使老夫人宁静下来？……

“是二小姐呀！”

大约自己那聪慧的女儿武团儿看出了他心中的疑问，一语打

破了他的闷葫芦。

“呵！是二小姐天妮？”

女儿一点破，老总管眼光一闪，同时也暗怪自己：怎么就忘了这位二小姐呢？

论年纪，二小姐只比自己女儿大两岁。她是杨氏夫人四十六岁时所生，今年正好一十四岁。但这位生于利州的二小姐，在全家人的心目中，却颇为不凡。而其中尤有两桩事，除已死的家主和尚存的家主母两人所知外，连他这武府老总管、贴心奴仆，也不甚了了。总之，正因有此两桩秘密，武家主人特别珍爱这二女儿。随着年岁增长，老总管除发现二小姐那额头特方，两颊广润，颈脖修长，眉如游龙，眸似丹凤……模样儿越来越水鲜灵动而外，并未发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如果真要说出点异常，那就是家主、家主母把她宠得特别娇贵罢了。

但这一回居然靠这娇贵的二小姐，使主母宁静下来了！

“二小姐，她是怎样行事，使老夫人安宁了？”老总管迫不及待地朝女儿打听。

二小姐的贴身使女平平淡淡地回答父亲：“咱二小姐只对老夫人提起并州老家的风俗来，老夫人就安安宁宁地睡觉去了！”

“老家风俗，老家风俗……”老仆人一听，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末了，他不得不暗自由衷地赞佩起那时才不过十一岁的二小姐来，“噫！咱这二小姐，确实不凡哩！……”

生于利州、长于利州的武天妮，自然不知老家风俗——并州风俗——是怎么回事，但死去的老国公和老仆人是清楚的。那风俗的要点正如一支俚曲所唱的那样：

怪么哉呀怪么哉，
公鸡蹲窝孵崽崽。
万事不出头么，

内外莫安排。
母鸡枝头把鸣叫呵，
太阳公公吓得躲呵，
月亮婆婆嘻嘻哈哈哟……
照起来呵，
呵呵呵……

重提这老家风俗，往往是老国公念及两儿不肯来利州，而杨氏夫人又只生下三个女儿之时，一边赌气，一边解嘲。想不到二小姐会用老国公解嘲的话，来安慰觉得膝下无子、身无依恃的老夫人！

这还罢了。谁知从那以后，这二小姐居然真以武氏家主的身分口吻，领着妹妹惜虹作晨昏叩请；还以这身分口吻，典集奴仆，安排家事。那庄重威严的风度，还真令奴仆们不敢小觑她哩！……

“唉！此一回，绝不是咱二小姐凭‘家乡风俗’，就能使老夫人安静的了！”

望着府中正在行进的种种祝寿预备之事，老总管那皤白的双眉，在皱纹深积的额间，拧成了一团。

三年来母子不通讯息，府中人等虽知，到底是“家丑”未扬。三年后的今天，一则因老国公丧事告一大结，二则因老夫人六十大庆，利州州县官员都要依制来府中庆贺，如果两位郎君仍不回到府中，二小姐是绝不能仍以“家乡风俗”，出面支持门楣的！那样一来，家丑势必外扬！老夫人受此奇辱，会做出什么事来，又怎不令老总管思之忧之！

更令老总管担忧的是：两位郎君服丧期满，朝廷将依例授予官职，袭承爵位。如若两位郎君一意孤行，不以杨氏为慈亲，那么，以贤孝之名治天下的当今皇帝，一旦闻知，不仅不会赐爵授职，只怕更有不测之祸，骤降家门！

“国公爷！你老人家在天之灵，要护佑我武氏满门呵！”搔首无计的老总管，唯有向老主人亡灵求救了。

“回老总管！”偏在这时，司阍吏手持金花红柬，向他回话，“方才州宰遣人送来拜柬，请老夫人安，并问明日几时系主母寿诞吉时，州县官员内眷以便来府拜祝。”

老总管半晌无声。

佳辰吉时，他都知道。但今岁此辰此时，哪有什么“佳”“吉”可言？

“回总管……”司阍吏见武山痴迷不语，以为自己禀事不清，忙又欲回禀。

武山终于回过神来，打断他的禀告，收了红柬，吩咐道：“去吧。”

他想独自再行苦思急虑，计较一番。

“老总管！主母命你后堂答话！”

偏偏一个丫环急急来到前院，向他传话！

“主母所询，定是明日之事！我该如何对待？如何回答？……”

忙乱中，他想起的，还是二小姐！“无论如何，还是求二小姐先去稳住主母为是……”

想到这点，他让丫环先去后院回话，他去牡丹苑内，寻找二小姐。近日来，利州长成的二小姐，被那东都奇花迷住了。整日里，由团儿伺候着，在苑中又是摘花簪髻，又是诗酒纪胜……

但牡丹苑内，也不见武天妮和团儿的身影！老总管忙向苑中花工打听她们的下落。花工们笑着回答：“难道连‘谷雨’节的热闹事你老人家也忘记了？我们才来三年，也记住啦……”

谷雨节的热闹事！

武山屈指一算，可不！今儿正是谷雨节呀！

按利州风俗，谷雨前后三天，樵子渔姑便要齐汇乌龙山前，江潭岸畔，斗技赌胜。所斗之技有对歌、接酒、射柳、荡秋千、

纸鸢竟放……当此胜会，莫道贫民百姓尽聚山前潭边，各为一方呐喊助威，就连精通音律的骚人墨客，歌姬舞伎，也会被此处粗犷的《竹枝词》及鼎沸的人声所吸引，沉湎于斗技场中，流连忘返。

但这是什么时候！二小姐还有心思去凑这热闹！……“二小姐，她到底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闺中幼女呵……！”方才还把二小姐当作主心骨的武府老总管，此刻被这念头弄得大为烦躁起来。

“是一群渔姑子，慌慌张张来把二小姐和团儿请去斗技的……”花工终于看出老总管焦急的神情，忙解说道，“二小姐，原本不愿去的！——这些日子，她哪里舍得这牡丹苑呵……”花工显得很得意。

“渔姑子慌张请去的？”武山有些诧异，“难道本度斗技……？嘿！”武山对自己思路走神，责备地“嘿”了一声，然后对答话花工吩咐道，“去把二小姐速速寻回府来！”吩咐着，他忙离开花苑，重新朝内院大门匆匆赶去：他怕老夫人等得不耐烦了。

武山听说渔姑子们慌张请求二小姐去助战时，居然思路走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利州人心目中，每每谷雨斗技，其结局大都是渔姑们得胜。本度斗技渔姑们会慌了神，自然使老总管觉得意外。

有人说：利州灵气，尽钟女子。此话并非毫无道理。利州虽然山奇水秀，却乏平坝沃土。即是富家豪户，也惜米如珠；再则，山奇水秀风却恶。无论春夏秋冬，不知何时，就会平地刮起一阵狂风。那风势如疯魔了的千狮万豹，在利州城内外横冲直撞，咆哮厉噪。真是沙飞石走，天摇地动。而夜间之风，尤胜白昼。故利州人称此风为“公母风”。男子们吃粗粝之食，受公母怪风，体魄虽堪称雄健，但无不面色如锅底，两睛浊浊昏。

说也怪，与男子们同食粗食，那玉米，山芋，高粱，却在利

州女儿们吃后，化为红艳艳的胭脂，油亮亮的墨漆，涂红了她们的双颊，嘴唇，染亮了她们的眸子，漆黑了她们的发丝！而公母怪风，反吹得她们姿形婀娜，透着飒飒英气，洋溢着分外诱人的魅力。更加心灵口巧，见山唱山，逢水唱水，樵童们哪里是她们的对手！

本度斗技，她们先前依旧是胜方。

对歌，樵童们只有认输的份，眼睁睁看着一捆捆柴禾，从乌龙山足的柴堆上被搬开、运上江潭水面的渔舟上，被运往对岸渔村中。

流水接酒，雅称“曲水流觞”。即由会首备好乡中佳酿数十瓮，斗技时将酒斟入陶杯中，陈放于薄木盘里，依岸顺流放去，樵童用钩杖，渔姑用钩篙，分别在岸畔、水上舟中钩取，以钩取多者为胜方，自然樵童们又输去百十捆柴禾。

今儿斗“射柳”。

那斗法是在沿岸柳枝上系小葫芦百枚，樵童在岸上离柳树百步远外，渔姑在潭面舟中离柳树百步远外，各以麻柳木弓射之，箭穿葫芦多者为胜。

往年唯斗此技时，樵童们有还手之力，往往斗得难分难解，不过平局者多，渔姑们仍不会把舟中鲜鱼串儿，输给两眼冒火的樵童儿娃们。

本年斗射柳，却大出渔姑们的意外，樵童儿们得了个满堂彩！

她们第一次输得红了眼！好多的鲜鱼串儿，被得意忘形的樵童儿们赢去了！

鲜鱼串儿输光事小，渔樵谷雨斗技胜会被樵童子们夺了魁首，那利州的天地岂不是颠倒颠了！

常给武府送鱼去的姑娘们，自然想到了到武府上去搬救兵。

长得正像一个肉墩儿的武府幼婢团儿，心眼原本早就溜出心

窝，飞到乌龙山前，江潭岸畔啦！只不过二小姐对牡丹着了迷，她也只好陪着二小姐留在牡丹园里了。一听渔姑们来求救，她趁势要二小姐出阵：“让娃子们捡了脸去！这还了得么！”

望着贴身婢子那跺足挥拳的野味儿，二小姐那广润的两颐，泛出了笑波。见小主人被自己的话打动了，幼婢猛地朝哭丧着脸的渔姑子们大声吆喝道：“还不快把二小姐抬上船去呀！”渔姑子们被喝得省悟过来，真的拥向武天妮，七手八足把她背着、抬着，向停在离牡丹苑不远的河中渔舟上送去。

“你们怎么会输了呢？”渔舟离开岸边，向乌龙山下如飞驶去时，武天妮一边用手梳理着被人弄乱了的发丝，一边问渔姑们。

“蜜娃们弄鬼哩！”摇橹的高大渔姑用鼻音稍重的利州腔气乎乎告诉二小姐，“他们把葫芦里装了鸽儿！”

“装了鸽儿？”二小姐一怔。

“用无矢杆儿射哩！”另一个渔姑子抢着告诉二小姐。

“噫！”武天妮听说用“无矢杆儿”，即无箭头的光头杆儿射柳，很感兴趣地噫了一声，并轻轻击了一下掌，那小小渔舟哪经得起这一闪动？竟大颠大斜起来，把个小团儿吓得叫起“妈”来。

“不怕不怕。”舟尾渔姑格格笑着，扶住团儿，安慰她。

“二小姐！你么是知晓这歪斗法？”摇橹渔姑却急着催问武天妮。

武天妮笑起来：“傻丫头！人家这才是正门正道的‘射柳’哩！”

“呢怪嘛！咱娘咱奶奶都莫兴这么斗‘射柳’哟！听你说的……”摇橹渔姑撇撇嘴，满脸狐疑地说。团儿气了，朝她又着手喝斥道：

“咱二小姐天上地下的事全知晓！你娘你奶奶算什么！”

“也不怪她们，”二小姐却笑着阻止婢女，“这样‘射柳’，除京师之人尚依古法斗技外，这远州僻地，何曾见过？”说着，她问渔

姑们，“樵童们每射中葫芦后，是否有鸽儿从葫芦中飞出？”

“好仙灵的二小姐吓！”渔姑们一听，一齐夸赞起来，“你真的天上地下的事无所不知哩！”

“甚么鸽儿飞出来？”团儿却不知底细，急急地向众人打听。

“往回射穿葫芦为赢，这回他们只射中葫芦，那里头就有呢怪的鸽儿扑楞楞地飞出来！”

“你们呢？”团儿好稀罕，迫不及待地问。

渔姑们啐着唾沫：“我们个鬼也莫飞出来！”

团儿也一拍胖手掌：“那自然该他们得彩吓！——这些鬼孩儿，到底使了什么歪法子呀！二小姐？”问着，团儿心虚了，不像刚才那样胆大气粗了。

“葫芦里都有鸽儿了！只是他们是无矢箭杆，射中柳上葫芦，鸽儿一惊，就冲出葫芦口儿飞了出来；你们使的铁矢箭杆，射中葫芦不是伤了鸽子，就是射杀了鸽儿，哪还会有鸽儿飞出来呢？”

“呵呀！……”

“这是真正的‘射柳’之柳，古来军中一边以此练骑射，所谓‘百步穿杨’，一边也算斗技为戏。”

“难道有位军爷助他们？”团儿猜测道。

“那也未见得。听爹爹生时常说，京师中达官显宦，以至庶民百姓，每到谷雨、清明，就兴如此‘射柳为戏’哩。”

“嘿！呢那二小姐哩！你既是知晓这法儿，怎不教教我们？今儿咱们姐妹好丢脸面呀！”

“真是的！二小姐哩！”

“难道是他们去京城搬了救兵来？”团儿岔开众人的抱怨，问渔姑们。

“撞鬼哩！他们打一世柴禾卖得几缗钱来做盘缠？上京城？妄想噢！”渔姑们蔑视地直摇头，又气又发笑。

“会首总该知道的。”武天妮提醒她们。

“对呀！葫芦是会首预备的！那老鬼定然知道！”

“刨根见底！定然要找出那狗帮衬来出咱们的气！”

“二小姐！求你帮衬咱们出这口气呀！”

“二小姐！”团儿也求着天妮，“让樵童儿得了彩，咱们脸上也无光咧！”

远远地，已听得见一浪高胜一浪的喝彩声，还分明听得清脆生生的、充满稚气的童子们那特别开心得意的笑声，天妮先不搭理姑娘们的话，只伸长那好看的玉脖儿朝乌龙山足望去，果然看见点点鸽影，摇曳于山光水色间。

“二小姐！”

“唉！二小姐！”

“噤声！”武天妮终于回过头来，威严地对姑娘们喝道。然后她命团儿，“你去设法打听谁在帮衬樵童儿。打听清楚了，就去千佛壁处回话。”最怕天下太平无事的小婢女，一听二小姐开口下令，乐得疯癫癫地直点头。

“我们把团儿送上岸，”武天妮吩咐摇橹渔姑，“而后就悄悄顺流而下，去千佛壁下等着。”

心事重重的武山走近后院大门时定定神，才迈步走进院门。

在院门与后堂之间，有一屏墙相隔。墙上铺满银花青藤的“七里香”。那浓郁的香气，引来成群蜂蝶。一批婢女正在屏墙后的草席上雕剪着彩花、寿字。她们见了老总管，忙起身相迎。武山被屏墙后的繁忙景象、触目皆是的寿字、彩花引动无限愁绪；一面强忍在心底，不无苦笑地向她们点着头道：“快忙你们的吧！”并疾步转过了屏墙。

刚刚粉刷、油漆过的廊柱、堂壁，在融融春光照射下，发出一股股刺鼻的含着碱、桐油气息的味儿，向武山迎面扑来。武山憋着气走上后堂堂阶，便跪了下去，向坐在堂上的老夫人、贺兰

夫人叩头施礼，正要禀告，却因憋气太久，刚一张口就猛咳起来。

“快给老武山捶捶！”老夫人忙命堂上侍婢，去捶捶老管家的背。两个婢女赶紧上去扶起武山，给他轻轻捶揉起后背来。

慢慢缓过气来的武山，见三年来浑身挂孝、不作妆饰的老夫人，脱去斩衰麻衣、孝裙，换上紫绢衫，绣花绶帔，泥红绫裙；解去白麻布孝巾，仍梳起乐游高髻，簪着紫玉簪，额上悬着串珠缀玉的金雀玉蝉三层插；加上重施粉黛、微抹斜黄，浅勾妆靥、淡点唇朱的面庞，使伏侍这位老夫人近四十年的老总管，几乎认不出这位华贵雍容的夫人便是明日要欢庆其六十大寿的本府主母。眼前的主母使老总管恍惚觉得岁月在三十多年前便停滞、凝结了，像永未开冻的冰河般，从那时起便再也没有流动过。丧妻不久便从杨达府上娶回这位容光焕发、媚妩娇慵的新妇的武士获，也正是在一睹她的芳姿后，便把相里氏及其所生的两个儿子都抛在了脑后，才引起了相里家的怨恨，接去了两个外孙，也播下了今日武氏家族不和的种子……

“山伯伯！好过些了吧？”听老总管停止了咳嗽，武家大小姐、贺兰夫人依着儿时的习惯，微笑着询问；不待他回答，又命侍婢道，“快给山伯伯安排坐墩。”

“谢过老夫人，大小姐。”贺兰夫人的询问、关切，使老总管从恍惚状态里清醒过来，又朝两位主人揖谢后，坐到安在老夫人坐榻右侧的铺着绶垫的瓷墩上。

“老武山！元庆元爽何时回府呵？”老夫人不待武山禀告，便发急地问道：“这一回他们总该……”

“回禀老夫人！”武山见老夫人当着侍婢们的面提起两位郎君回府之事，恐有不便，忙立起身子，垂袖禀告、借以打断她的话，“州司、县衙派员过府探问明日老夫人寿庆之事，老奴是来请贺兰夫人出堂相议的。”

“亏这些地方官，还记得我这位国公夫人的寿诞之期，”老夫人听了，则面对大女儿道，“也不可轻慢了他们——眼下，到底只剩我们孤儿寡母了！……”

“寿庆大喜之期，老夫人！你要高高兴兴呵！”武山忙又阻止主母说下去。然后对贺兰夫人恭揖双手，道，“请夫人到前院相见！”

贺兰夫人见武山边说边对自己暗中示意，知道老总管有急事相商，忙命侍婢：“取过帷帽，衣裙来。”然后便朝自己的梳洗小房快步而去。

“云妮真可怜！”老夫人唤着大女儿的小名，望着她楚楚堪怜的瘦弱身影，对武山道：“听她说，贺兰郎君从去冬起，便病倒在床，总不见好转！……唉！看她瘦成一把骨头了！回家来，事事还得她去操持！……那两个奴才！……”

“老夫人！……”

“老武山！你别打断我！也不用瞒着我！两个奴才到底为甚如此恨我母女？哼！你传我口谕给他们兄弟：他们如不回府拜寿，不认我这母亲，我就去往服舍，撞死在他们父亲莹园坟前！我生不能奈何这两个奴才，死后惊动朝廷，自有天子问罪于他二人！……”说到这里，老夫人伤情地靠在榻旁扶手上号啕大哭起来。

“这这这，老夫人……”武山失措地呼唤着，而心里却阵阵发毛，“糟呵！果真那样，我武家就永无兴盛之日了！我要快把大小姐送往服舍求告两位郎君才好！……不知二小姐她们此时是在乌龙山下，还是已回府中花苑了？……”

“兄长！阿云和武山来到服舍！”

在利州故都督武士获的莹园旁、服舍里，身穿斩衰麻布孝衣的武元爽，对坐在父亲灵案右侧默诵《金刚经》的兄长武元庆低声说。